

大道

人文大家 融媒报道

2025年春节,电影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以破竹之势的现象级成功,让人们再次意识到动漫、动画作为创作媒介的魅力。和动漫密切相关的漫画,作为一种现代视觉叙事艺术,从少年热血、校园浪漫再到幽默讽刺以及充满哲思深度的图像小说,其题材和风格的多样性,也使之无愧于现代“第九艺术”的称号。

在华人圈,对于喜欢漫画的读者来说,漫画家朱德庸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。他的作品从爱情话题到情绪话题,善于以幽默视觉,解构婚姻、职场与都市生活,表现出对人性犀利、深刻的观察和感悟,轻盈之中不乏深刻。从《双响炮》《涩女郎》中对都市爱情的感悟,到《关于上班这件事》戳破职场假面,到《大家都有病》诊断现代社会的种种隐疾——这位籍贯江苏太仓的中国台北漫画家,始终以诙谐笔锋解剖时代病灶,用他独有的诙谐,为读者提供一个情绪的出口和疗愈之方。

近日,64岁的朱德庸的最新漫画作品《一个人的人生未爆弹》出版,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“大道——人文大家融媒报道”小组以视频连线方式对其进行了专访。

关于爱等永恒命题 终需带着体温的笔触来丈量

10多年过去了,朱德庸的作品发表趋缓,但他的创作并没有停止,思考继续深入,依然高度关切现代人的种种“心病”。在互联网上,仍有一些读者真切追随他,将他每日线上更新的生活感悟视作心灵解药、情绪的出口。

朱德庸的最新漫画作品《一个人的人生未爆弹》,一经出版便引发关注。在短视频蚕食注意力的年代,他延续对社会病症的敏锐观察,更加聚焦个体内心——剖析现代人深藏的情绪危机,如求职焦虑、情感孤独、“班味”生活等。书中主角“无头男性”与“无脸女性”的设计,象征“匿名的情绪”,旨在引发读者对自身心理状态的投射与反思,犹如当代版《等待戈多》的漫画寓言。抛开传统四格的枷锁,使用自由手绘的朱德庸解剖现代人心灵的“手术刀”,更加游刃有余——当表情包取代了真实表情,他偏要撕开情绪包装,让那些被算法遮蔽的情绪孤独、困顿与渴望重见天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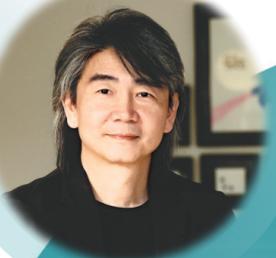
一个漫画家,在将自己从变化速度极快的时代中获得的观察、思考,用艺术形式表达的过程中有怎样的心得?对于人工智能、视频的迭代发展,给视觉艺术从业者带来的机遇和挑战,他的体会如何?在接受采访时,朱德庸语气惬意温和,态度不疾不徐,但提到技术主义至上的潮流倾向,他充满忧患,批判力十足。在算法与流量狂欢的时代,他固执地相信:真正的幽默永远生长在人性深处,那些关于爱、孤独与存在的永恒命题,终需带着体温的笔触来丈量。

人物简介

朱德庸,著名漫画家。

1960年4月16日出生于中国台北,祖籍江苏太仓。

主要作品有《醋溜族》《双响炮》《涩女郎》《绝对小孩》《关于上班这件事》《大家都有病》《什么事都在发生》《一个人的人生未爆弹》等。作品累计销量超2000万册。由其漫画《涩女郎》改编而成的电视剧《粉红女郎》,20多年前风靡一时,至今仍被津津乐道,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。



朱德庸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供图



漫画家 朱德庸

真正的幽默

永远生长在

人性深处



以为长出胡子
就是长大
后来才知道
每天都得花时间刮掉
才是长大

选自朱德庸新书《一个人的人生未爆弹》

与众不同的沉浸生活实景式“阅读”,给朱德庸带来出众的观察、体悟能力。他深刻意识到,每个人都必须独自面对整个世界。每一个“我”都是在自己漂流不定的各种感觉和情绪里活着,每天孤独地面对这个多彩的世界;然后由自己遭遇的人生,一笔一笔为自己添加上选择或被选择的颜色。面对世界,如果不重视自己每天对内累积的情绪、感觉,只强调对外的理性处理态度,可能让“我”成为一个不知道自己已经受伤的人。“不理解这些时光伤痕所绑起的情绪之

结,你的人生未爆弹有可能愈埋愈多。”朱德庸说。近几年,随着信息虚拟技术的发展,人们在线上的时间日趋增多。朱德庸说,每个人都是独自面对世界,人本来就是孤独的,但现在很多人的孤独是一种孤立,是生存的一种空洞感。在《一个人的人生未爆弹》中,他想要表达的核心就是——藏在“我”灵魂深处的情绪炸弹,是一个个“人生未爆弹”,只是每个人的引爆点不同,这完全取决于你对情绪调整的能力和引爆点的界线何在,以及对自己人生的态度。“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,你的未爆弹在漫漫人生中至少会爆一次。”

患有阅读障碍

“对生活的感受就是我的‘阅读’”

曾经有一个小孩,说话结巴,别人说一句话30秒,他需要3分钟。上小学后,他不会读课本,做功课也非常吃力。对文字类的听读写都很困难,不会按正确的笔画写字,算个位数的乘法,要从“一一得一”“一二得二”开始默念,背完整个九九乘法表。总是认错字,看课本上词语,眼睛看到的是这个词,但记到脑子里的就变成了另一个,学习成绩非常糟糕。他唯一能找到的快乐方式,就是画画。书上、本子上,所有空白的地方,都被他画得满满的。28岁那年,他成为职业漫画家。这个小孩,就是朱德庸。

53岁时,朱德庸被确诊为阿斯伯格综合征(孤独症谱系障碍的一种,文字阅读障碍、识字困难)。这个诊断带来的不是沮丧而是释然。“我找到了一把钥匙,解开那些关于自我的谜团。我终于知道,那些缺点、那些困住我的点点滴滴,反而是我的天赋,让我不受干扰,能像旁观者那样看着这个世界,这个时代,这个社会,以及所有的人。”他说。

由于有文字阅读障碍,朱德庸看书很慢,一本书看到第三页,就已忘了第一页的内容。“看书非常消耗我的精力,但老天对我非常眷顾,我身边有说书人。我的太太会大量阅读,每次看完书后,

她都会挑选一些适合我的书,跟我分享。”更重要的是,朱德庸找到了自己独特而有效的“阅读”方式:“在公园散步,或到街上走着,看到形形色色的路人,对我来说都是‘阅读’。听音乐也是‘阅读’。当我听到喜欢的音乐时,旋律会在我脑海中形成文字。看画,欣赏艺术品,那更是阅读。”

这种现实实景“阅读”,对于朱德庸来说,比阅读书本间接获得别人的观察,更加直接、生动。比如看一场电影,他会特别注意坐在身边的人,观察他们的反应。朱德庸说,这么多年,他笔下的这么多人,男男女女,都是自己从许许多多的陌生人中感受到的。“人生有时候很有趣,文字阅读障碍反而成就了我一些事情。我从小没办法好好看文字,或者看文字会看错,导致我必须专注观察周遭的现实世界。这个现实世界,对我来说,是第一手的。对生活的感受就是我的‘阅读’。”

有时候试想一下,如果没有文字阅读障碍的话,可能很多事情都会改观。“我可能就从事其他行业了。或者就算从事漫画创作,也不会比现在好。比如说,我或许会变成带创作团队进行量产作品的人。那基本就不是朱德庸了,这不是我希望的。”朱德庸说。



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视频连线采访朱德庸。(视频截图)



● 很多有名气的漫画家,都会组建创作团队,或者至少有一个助手,但漫画家朱德庸没有。他不赶进度,并且充分享受创作过程。“每一个绘画环节带来的快乐,我都不愿意让渡于别人。”

● 如今,64岁的朱德庸生活很固定、很简单:每天早上起来做早餐,吃完早餐后喂猫,然后坐在书房里画画。接近中午时开始做午饭,下午一般会在附近散步……

对话

朱德庸谈情绪管理: 要为自己主动寻得一小段自由

2009年,带着新出版的作品《绝对小孩》,朱德庸来成都做新书宣传。工作之余,他抽空去了宽窄巷子,爬了青城山,到公园里看别人打麻将。

在接受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“大道——人文大家融媒报道”小组以视频连线的方式进行专访时,他说:“成都虽然我只去了一次,但真的很喜欢,感觉大家在过着很舒服的日子。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去。”

生活中有很多自由的缝隙 你要细心去找

记者:最近几年,“情绪价值”这个词很流行。您在新书中对“情绪”进行了深入的剖析。为什么会特别关注到“情绪”?

朱德庸:我发现很多人不擅长处理情绪。因为一般人认为有情绪是不好的,应该把情绪掩盖住,不愿意直面。这种观念应该改变一下。一个人产生情绪,其实是灵魂对你的人生提出了一些问题,而你答不出来。人毕竟不是动物,不是机器,一生都跟情绪在一起。如果情绪对你影响够深,它就会存在你的心里,形成一个“人生未爆弹”。我觉得拆解“未爆弹”,最重要的是先了解、正视自己的情绪。

记者:除了阅读,在帮助大家获得情绪价值、心灵愉悦方面,您有什么建议?

朱德庸:如何破解这个困局是一个大问题。大部分人要上班,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很少。下班时可选择走一小段路,为自己主动寻得一小段自由。我一直认为,最接近人灵魂的工具是自己的两条腿,其次是骑自行车。交通工具的速度越快,离你的心灵越远。或者你就回到家,找个角落,摆一把椅子,静静喝一杯咖啡或一杯茶,听一段喜欢的音乐,这都是一种小剂量的自由。生活中有很多自由的缝隙,你要细心去找,并且要多往精神世界的内太空去找,而不是一直往外找,比如考虑车子不够新、房子不够大。

记者:艺术创作能带来很好的情绪价值或精神疗愈价值。您作为

创作者,肯定体会更深。对于不从事创作的普通人,您有什么建议?

朱德庸:创作是最好的心理治疗。普通人通过书写、画画来疗愈自我,是非常好的事情。在很久之前我就说过,创作其实并没有太了不起,所有人都有权利、有资格创作。我甚至觉得,把写作或画画和职业分开,以素人身份写作,反而会

再强大的工具也只是工具 人是工具的主人

记者:AI让一些漫画作者感到失业的危机。您如何看待?

朱德庸:这个冲击不仅仅针对从事文字或者图画的人。问题的关键在于,人是否要将主体性交出来,把原本应该由人承担的创作全部交给AI。如果是这样,那我觉得基本就代表人类文明要停止了。或许我们不应过高强调AI的功能。至少在目前看来,AI只具备使用既有材料进行重组的能力。而人类的想象力、创造力,是天赋的存在。人对生老病死的感受,和丢一堆资料让AI重组出的关于生老病死的描述,是有本质区别的。

记者:短视频替代文字阅读,成为很多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。虽然只是媒介的变化,但不得不说,媒介的确能带来很多本质的不一样。

朱德庸:这让我非常担忧。我学的是电影编剧、导演,和视频的关系很密切,对此我有深刻的体会。看视频与文字阅读最大的不同在于,视频将受众的信息主导权剥夺了。比如,你看一本书,可以反复阅读,可以尽情吸收、感受这句话带给你的启发、意义,这就是阅读者的主导权。大概从10年前开始,只要我有新书出版,就会有人来和我谈电子书,但我从来不会授权,这是我的坚持。我一直认为,纸质书有存在的必要,这些可以触摸的实体,会通过你的手,把你的大脑和灵魂、心灵连接起来。我坚信,人是万物之灵,再强大的工具也只是工具,人是工具的主人,而不是奴隶。

本版稿件采写: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吴德玉